

对历史文化名人的形象重塑

——关于蒋蓝《苏东坡词典》的一种解读

□ 冯源(绵阳)

四川著名散文作家蒋蓝撰写的人物研究《苏东坡词典》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长达30余万字的作品,以中国古代的一代大文豪苏轼为描述对象,以纪实性的笔法叙写了苏轼的出身背景、成长经历和在宦海中几起几落、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自始至终专事文学艺术、坚守人文意向、秉持公允公正、放达胸襟情怀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范,尤其是对于“苏东坡之路”深层而有力的探寻,既展现出作者慧眼独具和匠心独出的艺术见地,又成功地对苏轼这个独特的典型人物形象进行了富于现代意义的艺术重构,从而使这部兼具了纪实文学与理论探寻意味的著作,凸显出浓厚的文化蕴含和深沉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部兼具了纪实文学和理论探寻双重意味的著述,它欲意向读者诉说什么,是题材选择的独特,还是思想内容的厚重,或是哲理意义的深邃,抑或是艺术手法的新颖?对于这些问题,无疑是需要文学研究者予以直接回答的。为了有利于广大读者更为深入地解读作家的这本著述,以此做出各自的全面理解,深刻认知,及其贴近作者思想和文本原意的审美判断,论者主要选取其中一些篇章,作为具体的分析和阐释对象,我们或许能够从中看出一斑。

《苏海》是本书的首篇之作,仅从标题看,就令广大读者生发出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卓越文学才华比喻为浩渺无边的大海,这虽然不是作者的发明创造,但由此可见作者对这三位宋代名人充满深深的崇高敬意。那么苏氏父子何以成为大海,有着怎样的事实或理论依据?在作者看来,这要从法国《世界报》发起的一次评选活动说起。在2000年,这张有着巨大世界影响力的报纸发布新闻报道,将在本报评选出从1001年到2000年内的12位世界“千年英

雄”,在这由众多读者组成的投票热潮中,作为文学家的苏轼有幸成为这份榜单里的人物,并且是入选者中唯一的中国人。作者认为,苏轼得以成功入选,固然有其偶然的因素,但它又存在某种必然,这样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一个铁的事实存在:苏轼不仅仅是泱泱华夏家喻户晓的伟大人物,而且也是世界人民一致公认的顶级名流。在这个基点上,作者又从不同角度深入地分析了“三苏”之所以成为无数民众心中大海的成因,指出它既与当时四川特有的历史和地缘有关,也与苏轼父子各自的人生实践和取得的卓越文学成就相关,特别是与苏轼本人对“苏东坡之路”的奋勉开辟和有力彰显,更有着深度意义的关联。何谓“苏东坡之路”,作者有着这样的解读和阐释:“苏东坡从官场的事务里提纯有益的救世思想,从世俗生活中淬就生活真味,从历史的积淀中托举映照未来的智水智光。”他不仅具有俯身民众、扎根大地的秉性和聪慧,而且富于超越普通大众的胸襟和情怀,从而构成一条鲜花与荆棘丛生、荣耀与失落并存、才识与胆气共构的人生路。作者的这番认知和评价,无疑是对于苏轼富有的思想风范和精神气质最贴切的注解。

在《文曲星下凡》《野性之狂》《超然台》等篇什里,作者分别叙写了苏轼在宋代科举考试中一举及第的历史往事,及其在青壮时代具有的狂野与超然的性格特点。《文曲星下凡》主要追述了苏轼在京城汴梁参加科举考试,并高中第二名进士的一段有趣往事。宋代嘉祐元年的秋天,苏轼父子一行三人同时参加了当年由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主考官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他在阅卷过程中,看到一份标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考卷,深为文章中对远古和上古历史一番纵横捭阖、精彩绝伦的论述,及其表现出的说理透彻,语言流畅、文风平实的魅力所倾倒和青睐,认为

它是一篇难得一见的优秀之文。只因卷子处于密封状态,盖住了考生的名字,而不知道是何许人也,他猜测最有可能的是自己的得意门生曾巩,于是为了避嫌,他将这份卷子取为第二名。放榜之后,欧阳修方才知晓该文的作者竟然是苏轼。显而易见,作者对这段有趣往事的详细叙述,目的在于揭示苏轼在年轻时代便具有卓尔不群的创作才华,在于有力凸显苏轼未来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不可限量。相与比较而言,《野性之狂》和《超然台》这两篇文章,则突出表现了苏轼青壮时期的性格特点。前者先是通过对闯入者这个概念进行了形象诠释,然后重点描写了作为闯入者的苏氏父子,对北宋政坛与文坛的双向进入,认为这是一种带有野性性格的进入,而这种野性性格的生成源于眉山的田间地头、岷江一往无前的气势和苏家几代人形成的自由发展理念;后者以苏轼在密州任职期间挥就的《超然台记》为审视对象,通过对这篇文章隐含的思想意蕴的深入分析和探究,揭示了苏轼身上所具有的两种性格:既热忱介入现实生活存在,又葆有清心寡欲、超然物外的性格。

《乌台》与《鸿翅》一文,是对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及其整个生死过程的描写。稍有文学史常识的读者都知道,乌台诗案是导致苏轼人生逆转的一个重要事件。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首先解释了何为乌台,接着又概要描绘了北宋时期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局面:自始至终存在着新党与旧党的激烈争斗。由于苏轼既对新党没有半点宠幸,也对旧党没有丝毫奉承,政治态度忽左忽右,摇摆不定,再加之他恃才傲物的一贯做派,由此招来众人的嫉恨,当朝的宰相吕惠卿、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便是,这些人一直苦心收集苏轼的犯罪证据,终于在《湖州谢上表》《灵壁张氏园亭记》等诗文里找到,一场文字狱大幕也就此拉开,苏轼先是被贬湖北黄州,接着又贬

至广东惠州,最后再贬海南儋州,这真是对其颠沛流离的中年人生和孤独寂寥的晚年生活的现实写照。本书的最后一文为《遍地都是苏东坡》,它以一个民间传说作为开篇,说眉山城里有一座彭老山,在苏轼诞生那天,山上的草木在一夜之间全部枯死,66年以后苏轼去世,山上的草木又在一夜间全部返青。很显然,作者试图借助对这个民间传说的叙写,凸显苏轼与家乡的草木之间达成的生命默契,揭示了人的生命与物的生命在本质上的相通。随后深刻指出,在群星闪耀的中国文豪阵营里,纪念苏轼的遗迹最多,多达一百余处,无论是屈原、李白、杜甫,还是关汉卿、曹雪芹,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特别是所形成的一个独特的名人文化体系——三苏文化更是令世人仰视,这正所谓遍地都是苏东坡。

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曾有不少名家、大家对苏轼这个艺术形象,都进行过富有现代意义的重塑,譬如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王水照的《苏轼评传》、王兆胜的《苏东坡》等,这些文坛上的行家里手,通过对苏轼艺术形象的审美再造,向我们昭示出一个有力的明证:任何作家要想有所超越,就必须用新的思维方式或艺术表达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蒋蓝以词典形式,即通过对一个个词条的形象诠释,来展开对苏轼艺术形象的重塑,的确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新意。但我们无须讳言,它无疑是对一种审美表达方式的借用或借鉴,从远处看,是对前南斯拉夫作家帕维奇开创的词典式小说形式的沿袭;从近处看,是对韩少功《马桥词典》艺术表现手法的照搬。如此看来,对中国或世界的历史文化名人进行富有审美意义的重塑,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正是希望的所在,带着这样的希望,努力地付诸文学实践,人类才会焕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活力。

老头·犁头·锄头

□ 潘鸣(德阳)

浮生得一位老友,相处并不热络。平时各自忙乎,闲时偶尔约个茶叙。去旌湖水岸,寻那露天茶榭,披纷垂柳下喝坝坝茶。茶香氤氲,一寸时光就慢下来。款款呷饮,闲话散淡。

朋友居家庭城东郊,一院粉墙青瓦屋,林盘葳蕤,风水挺好。父母已过七十,身体向来无恙。但朋友不放心,怕有意外闪失,更怕二老孤独,在城里工作下了班,三天两头回乡下居住,给双亲搭伴。如今城乡一体,交通畅达,往返无非像是多穿了几条街巷。

朋友话题里,常常聊到他的老父亲。一来二去,老人独立独行的样子,在我的形象思维里就拓出画面来,一幅又一幅,栩栩如生。

“老父亲”是上世纪大集体生产时代的犁把式,春耕秋种,全生产队的两百亩耕地,有近半是他驾驭一头壮实的弯角牯牛耕犁出来的。作为远近闻名的“种田能手”,他在农业生产标兵表彰大会上戴过光荣花,获过公社书记亲自颁发的奖品(一只描有鲜红“奖”字的大号搪瓷盆)。分户经营那年,“老父亲”争着领养了多年耳鬓厮磨的水牯牛,还有那柄用顺了手的木犁,从此以代耕村人承包田为营生。农忙季节,各家排着轮子上门恭请犁把式,劳作之余好酒好肉款待,完了还一迭声道谢。老人很辛苦,心里却十分受用。

谁料想社会变迁令人目不暇接。几年头过去,乡村开始推广规模经营,土地由农业公司承包种植,耕播全面实现机械化。多年在田垄间叱咤风云的老犁把式渐渐无人问津,最终竟至“失业”。老人自觉窝囊,在家中长吁短叹。朋友闻讯,赶紧回家安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如今社会进步迅速,新农村建设全靠现代化,千年弯犁头水牯牛被淘汰是大势所趋。你老人家面朝黄土背朝天劳累大半生,也歇歇脚,安享清福了。比如在家看看电视喝喝茶,或邀约老伙计凑角子打打小麻将也行啊。

朋友要把牯牛牵到附近的丘区卖给种坡地的庄户。父亲起先不干,说是要让牯牛跟他一起在自家院子“养老善终”。后来犟不过老伴儿子联手坚持,勉强同意了。一转念,又怕事情变卦,牯牛被卖到屠宰场沦为锅鼎之物。硬是一步不离紧跟监视,直到亲眼目送牯牛被牵进丘区买家的院子。人牛临别时,那灵活性回头哞哞直叫,依依不舍。老人顾不得别人见笑,上前抱住牛颈脖,两行老泪像断线珠子,哗啦啦直往下掉。

家里院里没牛了,“老父亲”盯着墙角一副空木犁发愣,神情黯然。蔫吧了一阵,老人渐渐缓过神,转眼养成另一个习惯:但凡不落雨雪的日子,每日里一早起床,跨出院门,肩上总是扛着一把铁锄,两只裤腿高高卷起,一副忙着奔赴当下农事的样子。可是,村里一马平川的田原,哪里还有他的用武之地呢?所有田块都转包给了经营大户,四时作物的栽培管理都有一条龙的专业流程、专业队伍。原本归属老人一家的那份耕地,小田已并人大田,权限转移为每年按时领取土地转包分红收益和国家的政策性补偿。

老人似乎没有完全想明白一些事理。他扛着锄头,一日复一日行走在院门前那一坝祖辈辈休养生息的田地里。偶尔见到田埂上有狗粪、鸡鸭粪(牛粪当然是再也碰不上了),他会用锄头一坨一坨勾起来,抛进正在发芽抽苗的田禾中。发现有田水渗入,他立即挥锄拍打泥饼堵漏。小溪渠这里那里有一些淤阻,他赤脚跳下坎去挖掘疏导。然而,许多时候,田畴打理得清清爽爽,井然有序,并没有给他任何挥锄作为的机会。但老人仍有不甘,仍然执着地行走在田间地头,兜一圈又一圈,肩上扛着那把磨得锃亮的铁锄。

后来,老人又在院后竹林盘边披荆斩棘,硬生生辟出窄窄一绺儿菜地,小葱、蒜苗、青菜、萝卜,轮着季令各样种一些。成天在那小小一畦上忙乎,培土施肥捉虫打岔芽,沉湎于种“绣花田”的琐碎细节。蔬菜一拨拨出产,品相并不见得漂亮,但一眼能看出是真正的原生态绿色食物。家里吃不完,一大把年纪的人,还蹬自行车用筐子驮进市区,在街边摆摊小卖。

朋友说,母亲成天唠叨,让老人莫消这样折腾。他也奉劝老父亲:年事已高,不宜再行躬耕之事,若有劳损,得不偿失。况且,当儿子的工资不薄,家里如今哪里还需老人操心收支?二老安心颐养天年,才是全家福乐。对这些苦口婆心的话,老人左耳进右耳出,过后照旧我行我素。朋友一度将老人接到城里居住,试图以“断离舍”的方式改变父亲对田间农事的过度依赖,可是,进城清闲无多日,老人就饮食不安,恹恹不振。无奈,只好让他重返老家,赶紧下田园吸吸地气。

初夏周末,朋友邀我做客田家,远远看见他家院旁菜畦上一位老者,精神矍铄,肌肤褐黑,正奋力挥锄培理稻苗。田埂上躺一束嫩绿芽苗,立一对松木水桶。又一茬疏,即将经老人之手,一苗一苗扎根田泥。我知道,这就是朋友那位倔强的“老父亲”。

心中倏然一动:在故乡大地上,老人显然也活成了一种植物。他是传统耕时代遗留的一粒种子,世事嬗变,岁月沧桑,他却执着坚守一套经年修为所得的陈旧农耕技艺和模式。老头、犁头、锄头、神形合体,组成了一个尊崇粗朴的纪念碑,顽强屹立在今日乡村的绰约风光之中。老人看似倔强的脾性里,蕴含着传统农耕生活镌刻在他骨血里的基因,饱含着一位白发老农对万物生长的土地依依不舍的深情厚谊。

老人还在畦上忙碌不休,我心生由衷敬意,伫立于田埂,默默向他行注目礼……

《冷盐》:乡村的“盐粒”振兴的活力

□ 范良伟(广安)

乡村夏夜是以青蛙的盛大开场开始的。这些春天悄无声息却在初夏一夜冒出来的青蛙们,就像打败冬天取得胜利的将军,在水塘的荷叶边,在松尾草的草缝间,在小径两旁的树根下,瞪着硕大的眼睛,亮着圆鼓鼓的肚腹,发出让空气颤颤、近乎天下无敌的喧闹声,俨然它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同样,也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无数的小蝌蚪甩掉尾巴,摇身一变成为新一代的青蛙,小如胡豆米,在黄昏,在雨后,从水塘突然爬上岸来,铺天盖地占据各条村道,然后跃往它们各自选准的方向,不知是急着找食物,还是找妈妈。农人们抬脚起,小心翼翼避开它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胡豆米”们将在之后的秧田地、苞谷花生地里成长,成为农人们消灭害虫的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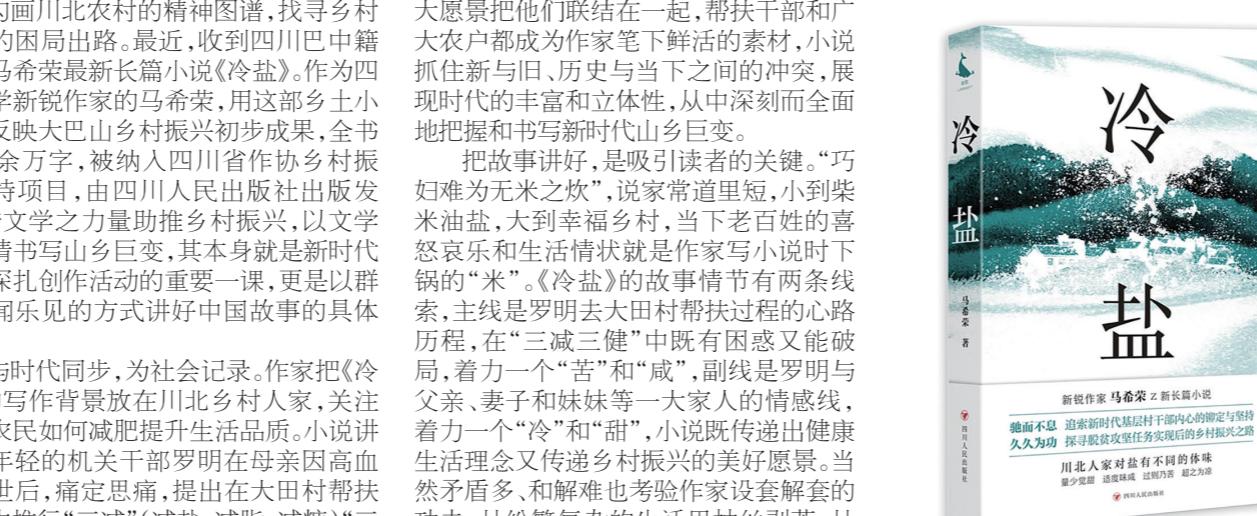
小时候,就着月光,听着蛙鸣犬吠的叫声,父亲会趁着乡村五月的大好时光,去夏夜的育秧大棚巡查,看温度、湿度、秧苗长势,判断移栽时间等等,事关一年的大半收成,马虎不得。巡查归来,如果旁边的厢房还亮着灯,那一定是母亲在收拾蚕茧。从小蚕到结茧,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会耗去母亲很多精力。这时候父亲就会上前帮忙,直到母亲回一个眼神,才肯暂歇回屋。静谧的乡村,透着农人甜美的梦香。

“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青蛙喧闹,布谷欢叫,乡村的夏夜,在繁忙农事的闲暇中,成为大人小孩最美的记忆。插秧归来,裤腿上的泥浆还来不及洗净,乡上的放映队就来慰问大家了。露天电影是农人精神上的大餐,家家户户争先恐后,把全村围成紧箍咒一般,看热闹与挤热闹,都是一种享受。而更多没有露天电影的时间,大人们会不约而同前往村前空坝乘凉,叨叨家常,摆一摆时光已久的老故事,既是每年的重复,也是每年的日常。勤快一些的人,会砍来黄荆条,以稻草点燃驱蚊,帮大伙慢慢倚着满天的繁星入眠。

大人们聊天的时候,小孩子们也没闲着,玩得最多的是藏猫猫。有时候躲进地里,一时忍不住,对着翠嫩的黄瓜或红透的蕃茄下手,吃饱了肚子再次闹着继续玩。大人们在第二天察觉到损失,象征性骂两句,并不当真。

偶尔,大人们也会带我们去小河沟捉鱼。月光下,大人们打着手电,发现鱼情,就用竹笼扣上去。竹笼是由篾条编成的,大如脸盆,是一种简单实用的捉鱼工具。大人们捉鱼,小孩们趁机戏水,洗去一身烦热,洗出一生时光记忆。

“蚕收户户缫丝白,麦熟村村捣麦香。”千年不变的乡村美景,梦里萦绕的乡村夏夜,是老百姓平常生活的写照,也是一代又一代新人成长的根脉。



背景下山乡巨变的崭新愿景。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它有其内在的“文学气质”。作家在《冷盐》中笔下冷静克制,他会想方设法用“川北味道”吸引你从头看到底。一部长篇,如果能从第一个字顺利读到最后一个字,就算好作品。小人物的情和爱很实在,不会那么高大上。细节真实、对话贴切、画面感强是一大特色。小说中有不少罗明的内心独白,有大田村的景与境描述,有川北农村独特的风俗习惯,有性格迥异的村民意识觉醒……这些叙述与描写恰如其分,读来生动有趣。比如写罗明的爹爹杨江记的出场,寥寥几笔,呼之欲出,“又一阵鞭炮声响起后,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院坝下面走上来,六十多岁的样子,肩背宽阔,身上像是披了两挂猪肉。声音洪亮似大锣”;写大田村的村容村貌,写素芳的善良淳朴,写王小君连夜冒雨奔丧,写帮扶干部的坚持与奉献,让乡村振兴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老百姓致富奔小康的“金钥匙”。

乡村的“盐粒”,振兴的活力,小说《冷盐》有深度、接地气,是用文学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优秀作品。“驰而不息,追索新时代基层村干部的铆定与坚持,久久为功,探求脱贫攻坚任务实现后的乡村振兴之路”,新锐作家马希荣“盐”之有理,恰到好处。事实上,一个作家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作品。